



荒漠英雄

阿尔德里奇著

于樹上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荒 漠 英 雄

〔英〕阿尔德里奇著

于 樹 生 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959 •

James Aldridge
Heroes of The Empty View

根据 The Bodley Head, London 1954 年版本译出

荒 漠 英 雄

[英]阿尔德里奇著

于 樹 生 譯

*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

市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

書号 0460

开本850×1156 耗1/39 印张17 1/4 字数377,000

1959年2月第1版

195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定价(九)1.80元

內 容 提 要

这部反映阿拉伯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小說是英国作家阿尔德里奇的另一部名著。

英国青年戈敦——一个充滿了资产階級个人主义的、自以為是的“英雄”——喜愛阿拉伯沙漠生活，协助部落領袖哈密德亲王領導部落民族起义，反抗当地反动政府和英帝国主义互相勾結的反动統治。第一次起义失敗，戈敦被驅逐出境，勒令回国。

戈敦回到英国后，徬徨苦悶，又潜回沙漠。这时候，哈密德亲王已在本地的革命工作者、馬克思主义者柴因的合作指导下，准备发动工农群众联合起义，戈敦也参加了进去，由戈敦率領的先头部队占領了英国人掌握的油田。

起义成功了，戈敦和柴因的主張的矛盾也暴露了，柴因主張利用油田中英国人留下的現代化設備为祖国进行建設。戈敦却不愿意油田給共产主义者用来进行現代化建設。后来，戈敦竟擅自采取破坏油田設備，幸而柴因及时发现，破坏的企图未成事实，戈敦當場受伤，終於在精神錯乱中死去。

作者通过上述的故事揭露了英帝国主义怎样为了保持既得利益，直接干涉当地国家的政治，破坏当地人民的起义，他們利用当地的政客、不肖軍人，采取威胁利誘、离間分裂，甚至不惜收买坏分子在沙漠水井里放了毒葯等手段。另一方面，作者在本書中指出了只有理解本国人民大众的要求，而又掌握了正确的革命理論的人，才能获得人民爱戴，才能取得最后胜利，有力地批判了象戈敦那样的资产階級个人主义的知識分子，因而注定了他非失敗不可。

小說家——詹姆斯·阿尔德里奇

詹姆斯·阿尔德里奇是英国社会小說的巨匠，他的著作揭示出了当代許多激动人心的重大問題。这位才气横溢的作家的声誉，早已远远地越出了英国的疆土。在許多国家里，人們竞相爭閱阿尔德里奇的作品，在我国也是如此。

小說家和戏剧家阿尔德里奇，在創作探索中遵循着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傳統。他对英国社会“气氛”的急剧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于人們意識的影响，有深刻的研究。他的作品再现了許多具有世界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事件。在他的創作生涯中，他始終坚定不移地为世界和平而英勇斗争。这位作家艺术思想的发展大抵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他的早期作品是和英国人民以及其他国家人民跟希特勒匪徒所作的斗争紧密地联系着的，而他战后的作品反映出了英国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反映出了殖民主义的日益尖銳的危机以及被压迫人民为爭取独立而作的声势浩大的斗争。

詹姆斯·阿尔德里奇是以軍事記者的身份开始文学活动的。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酷的现实产生出来的特写、短評和短篇小說，散見在战时的英美报章杂志上。这位軍事評論家的特写是在前綫漫长的道路上誕生的，是在塹壕中和戰場上构思成熟的，它們报导了許多国家的令人永志难忘的战斗和这些国家的英雄人物。他的簡洁而洗炼的特写，生动地再现了解放

战争的气氛，再现了人民对法西斯主义的无比愤怒。首先使阿尔德里奇感到兴趣的并非军事新闻本身，而是人和他们的大无畏的精神；这些人时刻准备拿起武器捍卫自己的自由。

詹姆斯·阿尔德里奇早期的两部长篇小说光荣的事业（1942年）和海鹰（1944年）记载下了一个伟大的历史事实，即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命和民主自由而同法西斯斗争的人民拥有伟大的力量。阿尔德里奇的军事小说因为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所以远比武战时其他许多人的作品要来得高明；同时又由于这位作家深入生活，而且真正地懂得普通人的英勇性格，加之他笔下的普通人一个个都具有独特的个性，于是使得他的小说分外有力。关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题材，对阿尔德里奇来说，是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广阔的范围的：这是那种人们毫无目的地大量死伤的生活的题材，是痛斥战争祸首的题材，是英国知识分子通过惨痛的战争教训寻找出路的题材。

这位阅历极深的青年军事记者，越来越感到战地艺术特写以及抒情的短文已无法把他心中要讲的话全部表达出来，于是他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尽管他所描绘的事件是悲剧性的，尽管那无数次的惨败是沉痛的，尽管为数众多的飞行员和战士由于指挥的错误而毫无意义地牺牲了，但是光荣的事业一书，却没有一丝一毫灰心丧气的痕迹。作家在那些决定人民历史命运的普通人身上看到了鼓舞人心的力量。阿尔德里奇正如一个精确地描绘出了战斗场面的战事画家一般，从来也不忽略人的复杂的精神世界，不过表现它们的形式却极其含蓄。而这种手法却给人以最强烈的印象，表现出了思想感情的高度紧张和剧烈。将戏剧和抒情这两股水流合而为一，便是阿尔德里奇头一部长篇小说光荣的事业的艺术魅力的力量所在。一连串的悲惨场面在

长篇小说的主人公——英国飞行员约翰·奎尔的面前呈现了出来，使得他理解了所发生的事件的社会政治意义。奎尔的觉悟和对生活認識的不断提高，小说将其看作为一种社会规律：战争促使数以千万的人清醒地思考战争的教训。

阿尔德里奇对于英国社会小说的发展所作的美学上和思想上的贡献，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一点当海鹰一书问世之后就更为明显了。这部小说以其内容的崭新和丰富、事件的轰轰烈烈的发展、描繪的維妙維肖、笔法的丰富多采，赢得了讀者的喜爱。

在海鹰一书中，字里行间已经洋溢着为了未来而斗争的崇高热情，而且也可以越发清楚地看到主人公们在竭力地展望未来，并力求使其成为事实。这部小说揭示出了那种热爱自由的理想的力量，任何的威胁都无法动摇这种力量，它主宰着主人公们的思想，这些主人公冷静地估计着国内外政治力量的情况，千方百计地回击着反动派。小说的格调似乎近似叙事诗，不过仍保留着作家素有的那种生动活泼的风格。作家十分重视运用对话，主人公们的对白在长篇小说中总的来说占有很大的比重，虽然其间夹杂着作者的评述，夹杂着主人公们反映他们内心隐秘思想的独白，但思想的冲突、意见的分歧，通常都是明晰而正确地表达出来的。

生活给予怀疑主义的澳大利亚人安格斯·柏克和他的同胞，身材高大的纯朴的斯通，以不止一次的实物教育。他们徘徊在克里特岛的崇山峻岭之间，企图寻找一条万无一失的出路，以便远渡重洋到埃及去，——他们认为，在那儿正进行着一场跟法西斯的决战。选择出路的问题使得安格斯·柏克大为棘手。只有当他接近了克里特岛战斗的人民时，他的观点才有可能根本改

變，他認識到了克里特島反法西斯的戰士為了未來而跟“鐵盔兵”^①和梅大克斯分子^②所作的鬥爭的重大意義。小說家從各方面証實了在社會政治鬥爭白熱化的氣氛下，安格斯·柏克的觀點必然會有根本性的改進。

希臘的反法西斯主義者尼修斯，是一位對人民的敵人無比憎恨的熱愛自由的“海鷹”，他關於自由的想望，讀者不僅完全理解，而且感到非常親切。哈德茲·米查里的從容不迫而又威嚴的形象顯得十分偉大，他是人民力量的組織者，在普通人中間享有極高的威信，人們深深地敬愛他，將他視為維護人民的需要和利益的戰士。他耐心而又堅持不懈地引導群眾走向有組織的鬥爭，同時他也完全理解“唯有革命者們才可能立即行動”，唯有對目的的充分理解和鞏固的組織才可能將人民導向勝利。

阿爾德里奇的軍事小說揭示出了主人公們在前進運動的道路上所遭遇到的種種困難；在這一運動中主人公們認識了真理，認識了自己在眼前這場敵對力量的鬥爭中所占的地位。阿爾德里奇軍事小說中的主人公是跟資產階級“現代派”小說中的主人公截然不同的，後者都是些利己主義者，醉心於渺小的個人利益，而阿爾德里奇筆下的主人公却竭盡全力去認識歷史的真理，並且接近人民，投身入他們為了未來而作的鬥爭之中。

中近東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以及為和平鬥爭的問題，是詹姆斯·阿爾德里奇在戰後年代所研究的許多問題之一。長篇小

① 是希臘人民對德寇的卑稱。

② 梅大克斯是希臘的法西斯獨裁者。1923年曾領導叛亂，反對希臘共和政府。1936—1940年擔任希臘內閣總理，仿照希特勒的方式，在希臘建立了法西斯的獨裁統治。所謂梅大克斯分子即指其黨徒。

說外交家(1949年)揭开了阿尔德里奇創作探索中的新的一頁。但作家的成就并不止这一点。他显示出自己还是一个出色的剧作家(第四十九州1946年)和短篇小說家(来自林边的少年,来自林边的少年的胜利,最后一英吋),当然,他作为猎人(1950年)、荒漠英雄(1954年)和我不愿他死(1957年)的作者,就更其显示出他是一位杰出的长篇小說家。

阿尔德里奇的长篇和短篇作品通常都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因此他的作品总是有情有节的,而在情节的发展过程中揭示出了现实的相互联系、社会冲突、对立傾向間的斗争,并且明晰地表现出了形象底心理結構。这位作家虽擅长于許多的体裁,然而他最喜爱的却是社会长篇小說。外交家一書的内容,他最初打算用剧本的形式表达出来。但是作者給自己所規定的任务:以許多世界大事为背景,从各方面来描繪长篇小說的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参加重要外交使团的地质学家麦克雷高尔,另一个是老奸巨猾的资产階級政治家艾賽克思勋爵)的性格的发展,却促使作家改用长篇小說这种巨大的史詩形式。

我們只消草草地將阿尔德里奇的那些长篇小說加以对照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除了作家对现实所持的思想观点、美学观点以及政治激情,每本書大致相同之外,其他不論内容、手法或者风格,每本書都各有各的独具的特色。外交家一書便是用另一种手法,另一种“乐鍵”写成的,既不同于在它之前問世的那些反法西斯的軍事小說,也不同于猎人或者哲学性的社会小說荒漠英雄。这对一个孜孜不倦地进行探索,努力于揭示出生活中的还未曾被触及过的新現象的艺术家來說,是极为自然的事情。阿尔德里奇随着自己社会經驗的日益丰富,越来越致力于以宏偉的史詩場面再現人民的解放运动,致力于多方面地概括现实,

这一切在外交家一書中最为充分地表現了出来。不过，这一复杂的創作过程决不是一根不断上升的曲綫所能表达无遺的。其間的情形要复杂得多。

史詩式的社会小說的体裁，最最适应于这位艺术家的意图：用大量的材料来比較社会发展的两种概念，来表現两种制度的对立性，来描繪殖民主义思想同主宰着广大群众的和平、建設的思想，同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之間的尖銳的冲突。阿尔德里奇在外交家一書中大胆地运用了具体的历史材料，这种材料要求作者必須描写得十分精确而不可有些微出入。我們可以在这部长篇小說中看到一股政論的激流，它是跟作品的明确的政治方向有机地联系着的。长篇中的有些章节，例如議會中的那些激烈的場面，簡直是一些达到了艺术頂峰的特写，然而这毕竟不是机械地硬插进小說中的特写，而是长篇小說的充滿了政論的章节，是小說的必不可少的艺术环节。外交家的特色是作者远大的历史視界和他那种善于觉察到社会发展中的新因素必然会胜利的能力。資產階級的批評家硬說，外交家仅仅是某种思想的图解，因此这部小說中的人物不过是被作者的奇思怪想所牽动的木偶而已，这无疑是对长篇小說外交家的艺术实質的惡意歪曲。

資產階級的批評家們抱有偏見地講，在小說中肯定什么与否定什么的問題并不是那么直截了当地解决的。而英国名作家和名文艺学家杰克·林賽却公正地認為艾賽克思勋爵这个塑造得极其出色的資產階級外交家的典型形象“完全可以与世界小說大師們的成就媲美”。艾賽克思勋爵是自私自利的世界的代表，是这个世界的狂热的維護者，他慣于运用資產階級外交界中的那一套詭計和手腕。艾賽克思勋爵是一个絕頂危險的敌人：他聰敏、机智、奸詐。但是他所維護的却显然是非正義的事業。他

的“偉大”是一种假的偉大。随着他跟麦克格雷高尔之間的爭执的日益尖銳，他在天真而坦率的麦克格雷高尔面前显得越来越渺小了。

伊朗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漲，在长篇小說外交家中是作为历史的必然規律来加以表現的。麦克格雷高尔看到了这一不可避免的历史現象的全部客觀条件，并且也懂得象嘉瓦特·戈却里这样一些爱国志士的理想。艾赛克思助爵竭尽全力地誣蔑和鎮压这一正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实行帝国主义的政策。小說家道破了艾赛克思所負的“使命”的真正的目的，以諷刺的笔調降低了他的“偉大”，于是也就令人信服地揭穿了这个助爵的真面目。这部小說，就象剧本第四十九州一样，繼承了英国古典文学中的諷刺的傳統。阿尔德里奇在剧本中提到蕭伯納的名字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大胆而又革新地师承了后者的諷刺傳統。阿尔德里奇諷刺的凭借，便是他对历史动力的明晰而又正确的概念。

· 阿尔德里奇不仅成功地表現出了麦克格雷高尔世界觀中思想轉变的发生过程，而且也表現出了与这个过程有着密切关系的主人公整个心理面貌的变化。这位正直的学者天性中的所有优秀的品质，由于跟嘉瓦特·戈却里这样一些人的接近而表現了出来，并且得到了发展。麦克格雷高尔变得更其勇敢，更其坚强了。作者遵循蕭伯納的傳統，用諷刺的笔調完成了尾声的最后几句；在小說結尾时，麦克格雷高尔和艾赛克思已成为势不两立的敌人，代表着两种思想；他們之間的最后一場决战性的爭論，說明了艾赛克思的肮脏的事业是毫无前途的，而麦克格雷高尔却是正确的，他的先进思想在人民群众的运动中找到了牢靠的支柱。

詹姆斯·阿尔德里奇作为艺术家来说，他对世界的观察是既广且深的，总能觉察出社会发展中的矛盾。甚至在深入密林的情况下，就如在长篇小说猎人中那样，他也从不回避提出哲学、美学和社会问题，虽然不一定从“正面”提出。阿尔德里奇善于非常细腻地表达出普通人的内在的美。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作为一个重视友谊、互助和道德基础的社会成员而顺利地经受了种种考验的。谁也不能指责阿尔德里奇把现实理想化了，指责他没有看到那种由于社会生存条件所引起的衰败现象。譬如，他成功地、历史真实地阐明了可能绝种的印第安人部落的命运。尽管劳动人民的严酷的斗争是悲惨的，但作家仍能在这一场斗争之中看到生活的意义和欢乐。因此长篇小说猎人自然而然地就响彻着对于人民巨大的精神力量的充满了抒情气息的礼赞。

艺术家阿尔德里奇总是怀着极大的兴趣观察着自然界，这一点几乎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出来，而在长篇小说猎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部小说的一位富有诗意的主人公（但决非那种多愁善感的人）的思想，就是与自然界的形象休戚相关的。阿尔德里奇既具有深深地感到生活的美的艺术家的气质，又具有知识渊博的好学的自然科学家的气质。在这部小说里，林中的生活描写得那样地引人入胜，那样地精确，使人觉得仿佛已置身其中。他写的一本叫做供阅历浅鲜的英国人阅读的水底狩猎的书（1955年），也以同样的艺术魅力描绘出了水底世界的优美生活。任何一个鱼类学家或海洋学家都会对如此精确而有力的描写感到无比羡慕。

在长篇小说猎人和荒漠英雄中，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和他们不同的命运。荒漠英雄一书，把不少新的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

前，它把我們从阿拉伯带到英国，再从英国带回阿拉伯。虽然这两部小說大有不同，但也有相同之处，那便是提出了在資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人的生存問題，以及对資产階級文明的抨击。这两部小說都具有濃厚的肯定生活的乐观主义色彩，充滿了深信正义的事业必会胜利的信心。

人不可能处身世外，要是一个人脱离社会，他的举止違背了社会的准則，那么这个人就完結了，这种思想貫穿在猎人一書中，而在那部描写一个孤独者底悲劇的荒漠英雄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發揮。要是一个人所探求的归根結底是和人民的历史利益相違背的东西，那么他注定是孤独的，而且注定要灭亡，这便是荒漠英雄的中心思想。幻想同现实之間的矛盾，在人們性格的冲突中所表現出来的共产主义思想同資产階級个人主义思想的冲突，是这部小說描写的焦点。

长篇小說荒漠英雄的构思是在意識形态的尖銳的斗争气氛中日趋成熟的。社会主义和平陣营的成就，鼓舞了千百万人去进行解放斗争。这就使得社会主义陣营的敌人大大为恼怒。“冷战”的制造者叫嚷着要以实力来抑制共产主义，声称要对共产主义发动“十字軍长征”，并且拚命散布什么“自由世界”、“美国世紀”以及不受任何限止的“自由意志”等鬼話。在这种情况下，揭穿那主宰着英国許多知識分子的資产階級个人主义思想，乃是特別重要的創作任务。

这个任务的完成，唯有象阿尔德里奇这种有气魄的作家始能胜任；阿尔德里奇笔下的人物总是活动在巨大的社会舞台上，总是碰到人們生活中的种种最重大的問題。他不象其他許多英国作家那样醉心于用放大鏡或者显微鏡去欣賞低級趣味的、卑鄙的色情事件；他从来也不停留在个人感受的狭小范圍中。

关于英国各阶层人民对待殖民地国家和附庸国家内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问题，在小说中非常尖锐地提了出来。小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要是那种“超人”的全部幸福是建筑在社会和民族的屈辱的基础之上，那么根本就谈不上什么个人自由。小说所描写的事件的全部进程证实了：对于效忠“王国”的“神圣”传统的颂扬，以及殖民主义者想从道义上来为民族压迫制度辩护的种种企图，是跟殖民地国家和附庸国家的人民对于自由的渴望完全抵触的。

荒漠英雄以及外交家这两本书，标志了那种鄙视被征服的人民，而对强大的征服者歌颂备至的“殖民主义”小说已临末日，标志了“反殖民主义”小说——民族解放运动的史诗——已经出现。这两本书通过描写人民的愤怒，揭穿了殖民主义无论在思想上和道义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同时又表现出了人民的苦难的生活。来自人民的英雄（嘉瓦特·戈却里或者柴因）并不只是艺术家同情或者怜惜的对象；他们是骄傲的，独立不羁的，他们知道自己的目的，而且在了解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之后，同人民一起创造着历史。在这样的主人公身上根本找不到卑躬屈膝和逆来顺受的宿命论的痕迹，但是在“帝国主义”风格和“殖民主义”风格的作品中，却将宿命论写成是被奴役人民的天性。这些作品大肆宣传“白”人的种族优越的思想，声称白人天赋有保护和“传播文明”的责任。而来自人民，并跟人民保持着血肉相连的关系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英雄，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为民族的正义愿望而斗争。

在长篇小說荒漠英雄中，情节发展的两条线索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两条线索便是：英国人戈敦的命运以及跟巴拉兹王国（“巴拉兹”是作者虚构的国名，由英国的傀儡执政）的工人农民

的斗争休戚相关的游牧部落的起义。

小说复杂的结构使作者有可能揭示出宗主国和它的一个附庸国之间的日益加深的矛盾，有可能表现出矛盾在到处发展：游牧部落起义了；倫敦政界中的傾軋日益加劇；提出自己權益的罢工工人在坚持罢工；汉普郡的貌似宁静而实系騷动的戈敦家中，終日爭执不已；拥有不少企业的惠斯特兰小城中，正在进行着一場勾心斗角的搏斗；然后阿拉伯又在进行着流血斗争。所有这一切有助于我們更进一步認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錯綜复杂的英国现实。

翻开書来的头几句话就預示着在阿拉伯的沙漠上将有一場激烈的战争。那在格調上稍微有点严肃而又充滿諷諷的、史詩般的前奏曲，提醒人們历代的帝王将相都有侵略广漠无垠的阿拉伯腹地的野心。

“荒漠风沙的侵蝕，以及太多的历史变迁，已經使这个羅馬城堡变成廢墟。原来的形状不复存在，圓頂的房間都积滿了沙土，圍牆的痕迹一点也找不到了；然而那座淡黄色的石头大門还差不多完好地在原来的門臼上。这座門不是羅馬而是波斯造的，它的历史就記在上面。”每一个征服者——这种人有不少——“总要在它美丽的面上乱刻一番，好象要在它上面記錄他們对于阿拉伯沙漠永恒的权利似的。”最后刻上名字的是英国人，其中有著名的旅行家，也有英国兵士約翰或者史密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把这件玩意儿庸俗化了，每一个經過石門的英国兵士都把他的来历刻在那上面，这就“有了对阿拉伯提出要求的权利；虽然对沙漠的要求也許不是他个人的，却是为了他所代表的輸油管，这些油管蜿蜒在石門周圍，表示着英国人尊重这紀念物的傳統。”

而小說的主人公，一位历史学者和专家，却轉过身去，背对着这块紀念物，他藐視英国的傳統，这种极其冷漠地对待历史的态度，更其突出了对过去的那种譏諷的看法。我們就这样認識了戈敦，这个身穿阿拉伯长袍，热衷于現代阿拉伯事业的人。

这以后，戈敦跟聰穎的、眼光远大的哈密德亲王的那場会見，清楚地表明了历史作为历史已不再使戈敦感到兴趣，他就像哈密德一样，已完全被那种要跟濱河国家巴拉茲进行斗争的想法所迷住了。巴拉茲忠实地执行着英国主子的意图。在这个国家里，到处是警卫森严的英国油田。英国的將軍和政治間諜不擇手段地維護着“不列顛的利益”，唯恐旁人侵犯“不列顛的勢力範圍”。他們用走狗阿茲米的兵士对游牧部落进行恐怖的鎮压。情况之所以緊張，便在于：对戈敦來說，跟阿茲米的冲突会轉变成直接跟“不列顛的利益”发生冲突。戈敦帮助部落同巴拉茲的侵略者进行斗争，希望能通过這場斗争，使他的关于自由的抽象的理想得以巩固，因为，在他看来，沙漠中的游牧者是“世界上唯一的了解自由的人”。戈敦把广漠无垠的阿拉伯当作一块試驗地，指望能在这里找到一条拯救“受苦受难的人类”的出路。当那个竭力想“弄明白这位英国怪人的性格”的哈密德直截了当地問他，在沙漠上斗争四年之后，他是否觉得自己是自由的，戈敦却以“沒有”两字作为回答；而这两个字“說得那样的痛心，他們只能在柔和的夜色中靜一靜气再繼續談下去。”我們从小說的这个有趣的开端中得知戈敦在沙漠中四年流亡的結果并不是令人滿意的，同时，这个开端也揭示出了戈敦的复杂而又矛盾的精神世界。

被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幻想所支配的戈敦，寻求着根本无法找到的东西。實質上，他無論在阿拉伯还是在英国，都是一

个远远地脱离了人民的人。戈敦縱具有出类拔萃的智慧，但是普罗米修斯一职，却显然不是他所能胜任的；首先，他无法摆脱自身的許多偏見，其次，他不可能作出历史地正确的决定，所以他就处处碰壁。

戈敦跟帝国的仆从馬丁將軍会見的这个場面写得异常出色。这个場面对于任何一个剧本来說都是极佳的一幕。在这个場面中，戈敦表現出了他坚强的一面：將軍无论如何也打动不了这个傲慢的、譏諷的、执拗的叛变分子，后者表現出他并不尊崇帝国“神圣的”傳統，相反的，他对阿拉伯人的事业倒是十分忠诚的。但是我們看到戈敦也有惊惶、沮丧和絕望的时候；一个沒有牢靠的立脚地的人有这样的心情是不足为奇的。戈敦是个装腔作势的唯美主义者，在理智上（或者，用戈敦的話來說，在“教条”上）他排斥异端，因此他跟具有明晰而科学的世界观的革命者柴因相反，他无法預料事件的发展。虽然柴因早就警告过戈敦，起义的时机还未成熟，但戈敦却固执己見，仍然凭了一时之冲动，盲目地发动了起义，結果遭到了惨敗，挑起了一場毫无必要的、不可寬恕的屠杀。詹姆斯·阿尔德里奇讓戈敦尝尽了絕望的苦痛，同时从各方面，通过各色各样的冲突揭示出了这个复杂的形象的內在的发展邏輯，描写了他个性中坚强和軟弱的两个方面。

戈敦对资产阶级的文明，对这种文明的一切丑恶卑劣的东西深恶痛絕。他蔑視那个老奸巨猾的市僧世界，这些市僧只有一个理想，就是发财。“我一定要把金錢世界那些无知的、腐朽的东西，就用他們自己的手段来收拾他們一下”，——这个思想才在他的脑子里一出現，立即就被他否定了：因为他跟这个金錢世界实在是格格不入的。戈敦为了能够在政治上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业，曾經去求教过工党黨員，后来又去向保守党人討教，